

带领社民党逆袭的“机器人” 德国新总理 朔尔茨是谁

当地时间12月8日,奥拉夫·朔尔茨被德国联邦议院(议会下院)正式选举为战后德国(联邦德国)第九位总理,他也成为第四位出自中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SPD)的总理。

社民党在今年大选中一度陷入低谷,之后又逆袭获胜,与朔尔茨本人的作用密不可分。他在地方执政七年,还曾两度在联邦政府担任部长,从2018年起出任副总理,朔尔茨的行政经验相当丰富。

但在需要个人魅力的政治舞台上,朔尔茨却很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外形并不出众,讲话风格缺乏激情,甚至被揶揄为“机器人”,被评价为缺乏“卡里斯马”(charisma,超凡魅力)。

朔尔茨何以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德国前总理、基民盟主席默克尔(中),社民党代主席朔尔茨(右)和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出席新闻发布会。

A 擅长复出的社民党中间派

朔尔茨1958年出生于德国西北部下萨克森州的奥斯纳布吕克市,小时候就随父母搬到了德国北方的港口城市汉堡,从此,他的生活和政治生涯就与这里密切相关。

朔尔茨在中学时期就是学生代表,17岁那年就加入了社民党。1978年,朔尔茨进入汉堡大学学习法学。大学期间,他就在社民党青年组织中崭露头角,并担任该组织的联邦副主席。当时他的思想立场更偏左翼,还抨击过“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北约”和资本主义经济。

大学毕业后,朔尔茨开始担任律师,主攻劳动法。1998年,40岁的朔尔茨在汉堡被选为德国联邦议院议员,正式踏入柏林政治核心圈。在短暂返回汉堡担任该市内政部长后,他2002年再次当选联邦议员。

朔尔茨继续在柏林和汉堡政坛之间往返:2007年至2009年出任默克尔政府的劳动与社会事务部部长;2011年重返汉堡,带领社民党夺回执政权,并担任市长七年(汉堡市长相当于德国其他州的州长);2018年再次加入默克尔政府,这次他的职位是联邦财政部长兼副总理。

虽然“贵为”联邦政府二号人物,但在一直存在左翼和中间派路线之争的社民党内,朔尔茨的中间立场难以被所有人接受,比如他支持施罗德改革,担任劳动部长期间延迟退休年龄,还有人指责他在默克尔政府中妥协,让社民党失去特色……

在2019年的社民党党主席选举中,朔尔茨和他的搭档输给了两位更偏左翼的候选人。德国电视二台后来评论道,输掉这次选举可能是朔尔茨所经历的“最痛苦”的失败。朔尔茨和两位新任主席之间存在巨大的政治和个人分歧,还遭到公开指责。新主席之一萨斯基娅·埃斯肯曾在电视主持人的逼问下承认,她认为朔尔茨不是“坚定的”社民党人。

但在党外,副总理朔尔茨以丰富的行政经验和冷静的行事风格赢得了大多数德国民众的赞许,而且他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能为更多选民所接受。为了今年大选,社民党内暂时搁置了分歧,并早早地在2020年8月提名朔尔茨为总理候选人。

2005年大选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连续16年执政,其间三次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默克尔的阴影笼罩,选民基础萎缩,党内问题重重,定位模糊不清……社民党在这些年里节节败退。

今年选战初期社民党的民调支持率仅排第三,最终却“逆袭”险胜,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朔尔茨的个人努力。他的支持率一直领先其他党派的总理候选人,德国媒体甚至称他为“社民党的救星”。

总部位于汉堡的北德广播电台形容经历了起伏的朔尔茨为“复出专家”。他的政治生涯得益于他总是被低估,但又能赢下选举。”德国电视二台在今年大选前评论道。



当地时间2021年6月5日,朔尔茨在英国伦敦出席七国集团(G7)财长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

B “机器人”有没有“卡里斯马”?

“朔尔茨机器人”(Scholzomat),这是德国《时代》周报2003年给朔尔茨起的一个外号。这个词由“朔尔茨”(Scholz)和“机器人”(Automat,也可指自动机)两个词拼合而成,以此揶揄朔尔茨说话枯燥机械,没有感情,还总重复使用套话。

十几年过去,这个外号依旧伴随着朔尔茨——即便在今年大选的总理候选人电视辩论里,面对两位对手抑扬顿挫的话语甚至是直接质问,朔尔茨还是保持着平淡缓慢的语调,没有过多的表情。大选当晚的胜选讲话中,朔尔茨脸上挂着笑容,但说话方式依然没有太大改变。

“没有卡里斯马”,这是许多英美

媒体对朔尔茨甚至是许多德国政界人物的看法。即便相比许多前辈和同僚,朔尔茨的个人魅力似乎也不够。

“朔尔茨是传统、典型的德国政治家,做事中规中矩,比较踏实。”回忆起曾经接待朔尔茨来复旦大学访问的经历,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丁纯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对朔尔茨的印象。“他和施罗德不同,施罗德更活泼主动,更有亲和力。”

2017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汉堡举行期间,当地爆发大规模骚乱,朔尔茨被指错误估计了形势,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他最终为此道歉。

这位最终接班默克尔、拿下总理之位的人真的是又无聊又没魅力的

“机器人”吗?社民党前主席安德烈娅·纳勒斯对德国《明镜》周刊表示,尽管外界经常将朔尔茨描绘成冷静、干巴巴的人,但是“他其实是非常有热情的政治家”。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称,“对他的粉丝而言,朔尔茨是代表冷静和自信的声音,是来自德国沉默寡言的北方的实用主义者,代表着难以触及的沉默的大多数。”

今年的德国大选,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谁来接替默克尔”的一场选举。一方面,社民党大打朔尔茨个人牌,朔尔茨甚至还摆出了默克尔经典的菱形手势,意图让选民相信他是默克尔的“可靠继承人”;另一方面,朔尔茨和社民党还强调本党特色的社会公正议题。丁纯对记者分析道,朔尔茨身上集中体现了德国选民“既求稳又思变”的心态,而他也完美利用了这一点。

习惯了明星式政治领导人的美国人或许觉得朔尔茨过于无聊,但在德国大选中,党派政策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经历了新冠疫情导致的动荡,民众也更渴望稳定。朔尔茨凭借这些年的政治经验,加之近期在应对新冠疫情、全球税改协议、德国洪灾救助等问题上存在感十足,树立了可靠的“危机管理者”形象。而且在今年选战中,他也没有像对手一样犯下简注水,在灾区大笑之类的低级错误。“朔尔茨机器人”稳定、“靠谱”的特点得以放大,真正变成了能够征服德国人的魅力。



德国首都柏林街头的朔尔茨竞选广告,上面文字意为“为了德国的总理”,以及“谁想要朔尔茨(当总理),就选社民党”。

延伸阅读 施政牵制重重

朔尔茨的过往执政经历亮点颇多。在担任汉堡市长期间,他成功推动差点成为“烂尾楼”的地标建筑易北爱乐音乐厅完工,并兴建了大量福利住房。在财长任上,他在德国和欧盟的疫情援助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反对放松财政纪律。近期他还提出要建立一个囊括多国的“气候俱乐部”,以避免贸易摩擦。而包括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在内的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朔尔茨最初提出的全球企业税改革倡议,则可谓他在国际舞台上的高光时刻。

今年大选中,朔尔茨和社民党主打社会福利牌,提出将最低时薪提高到12欧元、每年新建40万套住房等政策,并将其落实到了和绿党及自民党的组阁协议之中。但是在三党联合政府中,朔尔茨和社民党的主张有多少能够落地,仍然不甚明了。譬如三党11月底发布的组阁协议之中,就没有社民党和绿党在选战中提出的向富人增税的要求。

社民党成功上台后,党内左翼和中间派的分歧必将再次浮出水面,成为朔尔茨施政的掣肘。组阁三党立场各异,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相比执政16年、挺过重重危机的默克尔,朔尔茨无论

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足够的威望。

三党组阁协议中的对华表态较为负面,有很强的自民党和绿党色彩。而在11月24日宣布三党达成组阁协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朔尔茨这样概述新政府的外交方向:“独立自主的欧洲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关键……与法国的友谊、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以及为在全世界实现和平与繁荣所进行的努力,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支柱。”回答记者提问时,他也强调了跨大西洋关系尤其是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性。

但是从以往的经验看,朔尔茨对华态度相对友好,还曾数次访华。汉堡是德国和欧洲的重要港口,朔尔茨在汉堡执政期间就非常注重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还曾积极争取中国领导人到访。2011年,朔尔茨访问汉堡的友好城市上海期间,还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分别发表演讲。

丁纯对记者表示,朔尔茨在竞选期间很少公开提及对华政策,但他是相对务实的政治家。有较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领导国家的经验,对德国经济、全球经济以及对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都应有比较清醒、理性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他施政还会受到党内,还有

另两个政党尤其绿党对华态度、国内形势以及国际大背景的制约,具体也将考验朔尔茨平衡各方势力和诉求的情况。“朔尔茨和联合政府的对华政策将是诸多因素综合对冲的结果,长期来看,我持较谨慎乐观的态度。”丁纯说道。

默克尔执政后期,即便外长均非出自她所在的联盟党,但她本人对于德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颇具影响。丁纯认为,朔尔茨刚就任后肯定不会像当时的默克尔一样“一言九鼎”,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不过相比外交政策,朔尔茨的新政府更多聚焦的是数字化、社会福利、气候保护、能源转型等国内议题。而摆在朔尔茨面前的第一个挑战,是德国严重的第四波新冠疫情。“很遗憾,和之前一样,新冠仍然没有被打败。”在11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朔尔茨将开场白留给了疫情。

在16年的“默克尔时代”后,朔尔茨带领社民党重掌政权。三党联合组成的联邦政府已数十年未现,德国乃至全球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也愈加剧烈。德国将进入一个更加不稳定的时期,还是开启一个新的“朔尔茨时代”? (澎湃新闻)